新石頭記/第1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氣燄逼人王威兒受屈　冤家狹路楊勢子遭殃

下一回▶

卻說作小說的體裁，有事話短。寶玉自到了上海，會了吳伯惠，一見如故，事事都請教他；寶玉自到了上海，會了吳伯惠，一見如故，事事都請教他；又請他教英文。伯叫他買《士啤令卜》來讀，說這個是啟蒙的書。寶玉買來看了，伯惠教了一遍，寶玉說：「這個不行，這就和咱們的《三字經》、《神童詩》一般，從小唸書的人才用得他著。我們此刻這麼孛起來，要費多少時候！必得有一部有漢文注解的才便當捷速，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查字的。我看那個《無師自通英錄》便好。」伯惠道：「那個不好。」於是又教他買《英字入門》、《華英字典》。寶玉買了，求伯惠教起來。每日自家分開工課：上半天看買來的譯本書，下半天讀英文。化本是絕世旁邊，隨便遇了一張殘廢的外國字紙，也要逐字去查考，因此孛的飛快。他自己也把進京的心事閣起，一心只在這個上頭。

不知不覺，住到了三月中旬。這一天忽見薛蟠匆匆的走了來，道：「寶兄，弟你一到了上海，就說要進京，此刻怎麼不提起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提起便怎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我方接了一封京信，叫我即刻進京。你要去時，明日和我一起動身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有什麼要事，忽然這樣匆忙起來？」薛蟠道：「我這一進京去，便好好的乾一個大功名出來。你要去時，也可以乾點事業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就恭喜了！只可惜，我一則無志功名，二則孛的英文還要求伯惠指教。我雖想進京，一時只怕不能動身。」薛蟠道：「

我又走了，你一個在這裡做甚？」寶玉道：「奇怪，我來時本也不算遇見你呀？」薛蟠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前回送給你的二百塊錢，用了多少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一個沒動。你要做盤纏，只管拿了去。」薛蟠道：「一來是要托你代我辦點事呢。」寶玉問：「甚事？」薛蟠道：「且來是我的行李不能全帶，要存在你這裡；二來我還有二萬銀子存在匯豐，你要是進京時，代我匯了去，但不知你多早晚才走。」寶玉道：「存行李只管可以，匯銀子可沒有匯過，你還是托別人罷。」薛蟠道：「除你之外，還托誰？」你不懂得，問伯惠總知道。我回來就把存折送給你。」此時寶玉正潛心孛英文，心無暇和薛蟠多說，便胡答應了。

薛蟠便去，到了晚上，就送過一本式手折來，又開了一紙行李單，都交給寶玉。寶玉道：「你當真的畏走了麼」薛蟠道：「自然。」寶玉道：「到底為什麼事，這般要緊？」薛蟠事：「此刻不便說給你，不知你幾時進京？你到得京裡，自然知道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想著要走，只是一時捨不得丟下那洋書，須得再孛幾時。只要孛得差不多，可以自己用勁，不必人教，我也就走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也不懂你，你本來最恨的是貨，近來為甚忽然念起洋書來？而且是下死勁的用功，難道洋書就不是洋貨了？」薛蟠道：「我也不懂你，用洋貨也要分個有用沒用，有益無益。這洋書本是個有用的東西，自然要念念他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也管你這個，你到底多早晚進京？」寶玉道：「說不定，快的不過一個、半個月。遲的或者一年、半年。看著罷咧。」薛蟠道：「隨氣遲也罷，早也罷，我的東西都托付你了。手折子你收好，這一張行李單上的東西，都存在帳房裡的。明兒早起，我和你當面代了帳房就是。此刻我要先睡了，明日清早怕有事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到底為的什麼事，來的這等慌張。」薛蟠道：「此刻萬不能告訴你，你如果進了京，我再和你說。包管這個頑意兒，你也對勁。寶玉也不再問，薛蟠也就去了。一宿無話。」

次日早上，薛蟠過來，叫焙茗到帳房裡呼了人來。交代他所存行李都付了寶玉的話。又說道：「他動身時，交他代我帶去。」帳房答應去了。薛蟠又拿一把匙交給寶，玉又叫寶玉搬到他那房土去住。寶玉道：「你那屋裡糊得紅光耀眼的，我住不慣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住不慣，也要把那邊的零碎東西搬了過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那屋裡糊得紅光耀眼，我住不慣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住不慣，也要把那邊的零碎東西拆了過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叫茶房投來就是了。」於是薛蟠回過去，把零碎東西，歸入箱子裡；那不能放在箱裡的，也叫茶房一一搬了過來。另外還有兩個箱子，搬過來寄放。亂哄哄的忙了一天。恰好這天開天津的「安平」輪船，在四點鐘時，趁晚潮出口。所以薛蟠忙著，兩點多鍾時就下船去了。寶玉也不遠送，只送到客棧門首，就回來。從此寶玉樂清靜不表。

且說薛蟠坐了「平安」輪船，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一刻不得安寧，巴不得立刻就到了。偏生又遇了風，那路上多走了一天。等得到塘沽時，又值天晚，只急得薛蟠暴跳如雷，眼巴巴熬了一夜。次日被破天亮時，便叫了小船，攏岸到火車站。上了車，開到豐臺，即刻僱了騾車，趕進城去，找他的朋友。

你道他的朋友是誰？原來是姓王的，名字叫做威兒。本是北京城裡的一個著名光棍，平日吃嫖賭無所不為。因為一天他有事，到宣化縣去探親，他那親戚就留他住幾天，未免置酒相待。他吃醉了，便到街上去逛。無意中又遇了一個醉漢，兩下相撞，以醉遇醉，大家便鬧起來。路過往的人，都站著觀看，不贊一詞，兩下便打成一堆。大家未免都受有微傷。後來人叢中出來一個老者，把他兩個勸開。又對王威兒道：「你這位哥，只怕初此地。古語說的好，『入國問俗，入境問禁』，你也不打聽這位楊大爺是咱們宣化城裡頭等的好漢，任是官府鄉紳也讓他三分。你仗什麼腰子，敢和他對打起來，還不快過來賠個不是？」王威兒大怒道：「我不認得什麼羊呀牛的。我王大爺生長在城裡，除了皇上王爺，那怕貝子、貝勒見了我，也要低個樣兒。他是個什麼東西！別說他一個，就是這宣化城，也閣不住我三拳兩腳，打個稀爛。」說罷又撲過去，兩人復又扭做一團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聽得「鏜、鏜、鏜」，鑼聲響處，那看熱鬧的人，一哄讓開。前面開道的人，一聲喝斷，便把二人擒下。原來是本縣太爺到了。差役看見有人打架，叱喝不開，便上前捉住，拉到轎前，回了本官。那縣太爺在轎裡問道：「你們不安分守己的做人，卻在外頭打架生事。見本縣來了，還不知避讓，著實可惡！」喝叫每人打他二十小板子。差役正待行刑，只見那姓楊的跪上一步道：「稟上太爺，小的是本城的教民，姓楊名喚勢子。」一句話還未說完，那縣太爺就大怒起來。叫拉王威兒過來問道：「你這雜種王八羔子，是那裡來的，在本縣治下撒野？」王威兒道：「小的王威兒，宛平縣人，到這裡探親。遇見這姓楊的……「這句話以後還未說出來，那縣太爺大喝道：「著實可惡！給我帶回去問他，楊勢子無干省釋。」楊勢子謝了自去。這裡差役便拿鏈條王威兒套住，帶回衙門裡去。

縣太爺坐了二堂，喝叫：「拿上來！」不問青紅皂白，先叫痛痛的打了一百板子。王威兒大叫：「冤枉！」縣太爺道：「我把你這不知起倒的畜生雜種，我活活的懲治死你！你那裡不好去闖禍，卻走到本縣治下來得罪教民！我問你有幾個腦？你的命不要緊，須知本縣的前程，不是給你作頑意兒的。你還敢叫冤枉，我把你的狗嘴也打歪了，狗牙也給你打掉了，看你還叫！」左右差役聽說，連忙上前，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。打得王威兒兩腮紅腫，牙血迸流。又喝叫：「用頭號大枷枷起來，發往犯事地方示眾；一個月後，再責二百板驅逐出鏡。」王威兒受了這場惡氣，真是有冤無路訴，只有自認晦

氣。還虧得他那親戚，到處挪借，同他打點，方纔不至十分受苦。一月之後，又打了二百，就有兩個差役，押了宣化境，便撂下他去了。可憐他一路上行乞，回到京城。

看官，你想受了這種惡氣，這種冤枉，如何不恨？起先是恨那知縣官，後來想想又恨那楊勢子。只是手無寸柄，徒然恨著，也是無用。一連過了三四年，這件事慢慢的淡了。他又到宣化去探親，住了幾時，方纔回京。就借他親戚的驢，騎了出門。行得不遠，劈頭遇見楊勢子。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楊勢子卻並不在意。只因他仗著那知縣怕的是教民，所以他打官司，打一次贏一次。那日同王威兒打架，不過是無意相遇的，過後就忘了，那裡還放在心上？所以並不在意。不比王威兒是受了惡氣的人，論吃著飯，睡著覺，總是想著仇人。這三四年裡頭，那裡有一時半刻是放過的？所以看見時分外眼明。因細細打量他，只見他騎的一匹黑驢子，驢子上還搭著馬包，頭上帶著草帽，像是個出遠門的樣子。不覺自己也拔轉轡頭，遠遠的跟著他走。他打尖，自己也打尖，他落店，自己也落店。看看走到懷來縣境內，恰好到一處四無人煙的所在。

王威兒故意趕上楊勢子，兩爐相並，王威兒猛不是防，舉起手中鞭桿，照准楊勢子額上盡力打去。不偏不倚，恰打在太陽穴旁邊，不覺一頭暈，倒栽蔥的掉下驢來。王威兒也連忙下來，一手按住，跨在他身上，不問情由，沒頭沒臉的亂打。楊勢子亂嚷道：「你是誰，打我作什麼？我沒得罪你，好好兒的大家走路。你要打，說明白了打！」王威兒咬牙切齒的道：「你這個瞎了眼睛的王八羔子，你不認得老爺，老爺卻認得你！你是什麼羊勢子，可知道你老爺卻是牛勢子。今兒叫我跟你到了這裡，可知道你的羊犄角，也有及不來我的牛犄角的時候，也叫你受點罪。」說著，接連又是幾拳，打得楊勢子眼中火光迸裂，大叫：「饒命！」又道：「你到底為了什麼事打我，也說明白。我自問沒有得罪過你呀！」王威兒又是一個巴掌，笑道：「打的我手也痛了。」說著攢了他的辮子，提起他的腦袋，往地上亂磕。起先楊勢子還竭力掙扎，後來慢慢的沒了氣力，氣也喘不過來了。王威兒磕了一陣，看看他不動了。撒了手站起來一看，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兩隻眼睛也定了。在路邊拾了王堆驢馬糞，塞了他一口。然後跨上驢子回頭就走。走了一箭多路，猛可的想起，今日惹了這場大禍，須回去不得，不如且往別處避他幾時。想定了主意，拔轉轡頭，加上一鞭，向北飛馳而去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